

梅花与彩蝶。(资料图)
琼台书院盛放的

梅花是冬季的风物，所谓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，一片雪景当中，只要有了几树梅花，冰雪就变得灵动起来，梅花雪景交相辉映，便使严冬变得生机勃勃，人们在赏梅的同时，也在期盼着春天的来临。

梅花的高洁和顽强像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，也引得无数华人对其喜爱有加，海南人民也不例外，这一点单从许多地名、人名中的“梅”字便可得知。只可惜万物皆有定所，海南本无梅树，若将其移植入岛，枝繁叶茂倒也不成问题，可要是想赏花，却是万难。然而，或许真的像诗中所说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”，海南还真的有梅花，而且这一开就开了三百多年。

五公祠的梅树。
吴辰 摄

琼台书院的白梅。(资料图)

寒梅俏开椰城春

■ 吴辰

梅花香自抱珥山

梅花总在雪后绽放并非是因为喜雪，而是因为盼春。梅花其实并不像松柏那么耐寒，它原产于我国温带地区，四季变化分明，其开花前需要有一个“春化”的过程，严酷的环境提醒着梅树要努力地生存，并延续自己的种群，于是，适应了严寒之后，梅花便争先恐后地开放。唐代黄巢禅师的名句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”正是这个道理。梅树可以自花授粉，所以即使在冬季没有什么蜜蜂昆虫，一到春天，梅子照样挂满枝头。在梅花傲雪盛放的背后，不仅仅是高洁的精神，更有顽强的意志。

正是由于梅花盛放需要低温春化，使得梅花成为了物候学上非常有代表性的指示植物。因而海南有梅花，令人惊异。

传说海南岛整个就是一只巨大的鳌鱼，而鱼的脑袋就是海口府城一带的抱珥山，这里可真是名副其实的“琼台福地”，坐落在抱珥山附近的五公祠和琼台书院是海南千年文脉之所在，胜境自然钟灵毓秀，在五公祠和琼台书院，都种有梅花，并且年年开放。

闻名遐迩的五公祠是一组古建筑群，其中最为宏伟的当属五公祠和两座伏波祠，而这两处都种有梅花。每年冬季，两处梅花同时盛放，隔着院墙都能闻到香气。五公祠号称“海南第一楼”，在楼前，一株梅树已经长到与二层平齐，在春夏秋三季，这株梅树在周边高大的热带植物中显得平淡无奇，只要一到冬季，别的热带植物依旧保持着原样，而梅树却将绿叶蜕尽，换上了白色的花朵，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的一面。五公祠中立有“五公”塑像，当梅花开放，片片飘落在五公身边，让人颇感沧桑。五公皆为唐宋之际因言获罪被贬来海南的忠臣名士，虽背井离乡，但铁骨铮铮，气节不改；而五公祠前的梅花也如五公一样，虽然身处他乡，但是依然保持着冬季迎寒开花的品性。正如五公祠中楹联所说：“五公英烈气，千古海南潮”，五公祠中的梅花正是五公精神的化身。两座伏波祠就在五公祠的旁边，祠堂正前也种着两株梅树，这两株梅树比五公祠门前的一株要更古老，大约均已有160年左右的树龄，这两株梅树虽不如五公祠

门前的高大，但却极为遒劲，枝干曲折如同海涛般波澜壮阔，两株古梅象征着渡海而来的两位伏波将军，虽时过境迁，但是其声名仍万古流芳。五公祠和两座伏波祠中的三株梅花虽同为白梅，却一文一武，形状风度迥然不同，每到花季，引得游人无数。

琼台有梅映人文

若说海南文脉，怎么绕也绕不开琼台书院，自康熙年间陕西人焦映汉出资六百两白银修建书院开始，海南的文人墨客多多少少都与这所书院有些关联。琼台书院地处抱珥山麓，正是修建书院的好地方，在琼台书院里，也有两株梅树，由于整日沐浴在琅琅书声之中，有人戏称其为“海南人文第一树”。

琼台书院中的两株梅树一株古老、一株年轻；一株在书院内、一株在院门外；一株身世有迹可查、一株则神秘莫测，两棵梅树相互照应，共同守护着这所既古老又年轻的琼岛名校。未进琼台书院的大门，右侧便有一株梅树，这株梅树虽然高大，但却年轻，据说是四十多年前学校花工姚炳贵用书院内老梅树的枝条培育的。虽说只是四十余年树龄，这株梅树却高大健壮，一花一叶间都显示出琼台人对它的爱护。

而书院庭中的梅树则身世神秘，任谁也能看出它的苍老来，经过二三十年的风吹日晒，这棵梅树的主干早已朽坏过半，但新枝却顽强地生长，并在每年冬季开出洁白的花朵。而这株梅树由谁人所植，又是何时所植，则至今不为人知，有人说它是琼台书院的修造者焦映汉，也有人说曾经执教于此的海南大儒张岳崧。或许种梅者另有他人，但无论是谁，其种梅树的意图是明显的，就是希望琼台学子能够像梅花一样，铁骨铮铮，不畏严寒，保持心中的一份气节。

无论这株梅树何人所植，琼台有梅，而且自开山以来就有梅，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琼台书院掌学名为山长，书院的第二任山长即是在粤剧《搜书院》中伸张正义、主持公道的谢宝。谢宝就曾经为书院中的梅花题诗，诗云：“树老花偏嫩，春融枝亦柔，客窗幽静处，明月已绸缪。”至今，“树老花偏嫩，春融枝亦柔”两句诗被写成楹联悬挂在书院主体建筑魁星楼上，而楼外庭内则是一株古梅，只是不知庭内之梅是否正是诗中之梅。若真是诗中之梅，那么琼台书院的梅树年龄恐怕要比现在推测的还要古老，毕竟，在谢宝的时代，它就已经是一株老树了。

如今，原本森严的书院山门也向群众敞开了，为这株梅树写诗的人也多了起来。文史专家梁统兴曾有诗：“此花本是谢公栽，最爱清幽对月开。书院生徒歌傲骨，英风习习秀琼台。”不仅写书院内梅树来历，更写琼台学子品格，三百年书院琅琅书声延绵至今，乃是琼州幸事。书法家刘胜角也有诗云：“雨后侧身古学宫，琼酥焕发约春风。冰肌素面嫌尘涴，玉骨清名恶秽融。筑梦常因新绿叶，怡神但得老枝丛。芳馨忘怠搜书院，正气尤钦谢宝公。”在他眼里，这株古梅正是琼州文人精气神的体现，在这新的时代里，海南正像这株古梅一样，焕发着新的勃勃生机。

海南有花亦称梅

在海南，虽然正宗的梅花稀少，但是由于人们对梅花的喜爱，也有不少的植物以梅命名。

万宁石梅湾闻名遐迩，而石梅本身就是附近山上生长的一种热带植物。石梅学名青皮，是重要的热带木材资源，其叶子和花似梅树，故而人们称之为“石梅”。由于被过度砍伐，现在石梅的分布区域较之以前已经大大缩小，而石梅湾正是中国最大的一片石梅纯林。

在海南的街边路角，常摆放有虎刺梅的盆栽。虎刺梅原产非洲，是一种大戟科的植物，这种植物长得非常容易辨认，铁锈色的主干直立挺拔且长满尖刺，上方是几片绿色的叶子，叶子簇拥之下，是粉红色的小花。虎刺梅对地形丝毫不挑剔，即使是在火山岩的缝隙中也能茁壮生长。

与虎刺梅同为非洲老乡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三角梅。三角梅本名叶子花，看上去像花瓣的部分其实只是它的叶片，那些包裹在红色叶片当中的白色小花才是它的“本体”。三角梅深受海南人喜爱，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，都能看到它的踪迹，它不仅是海南省的省花，还是海口和三亚的市花。三角梅落地生根，只要有一小段枝条，便很快能长出一盆漂亮的花，平易和顽强为三角梅赢得了大量的粉丝。春节将至，人们都喜欢摆一盆三角梅在家中，用红色的花朵期盼着来年的兴旺。

刘备的文学修养

■ 甘正气



史书中的刘备画像。

刘备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，有较高的管理和军事才能。他有文学修养吗？我们不妨通过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来看看作为文学形象的刘备是什么样的。

在第三十四回“蔡夫人隔屏听密语，刘皇叔跃马过檀溪”中，蔡瑁为了嫁祸刘备，冒充刘备于馆舍的壁上题写了一首反诗，刘表看到诗开始是勃然大怒，后来走了几步，就猛然醒悟，因为写诗与刘备平时的性情不符：“吾与玄德相处许多时，不曾见他作诗。此必外人离间之计也。”

从《三国演义》来看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刘备从不写诗，没有表现出文学方面的爱好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就交代得清楚，刘备“不甚好读书”，“家贫，贩履织席为业”，他唯一的小爱好就是编织，看到适合编织的毛料布料会技痒。一天，有人将耗牛尾送给了刘备，刘备拿起来就细心编到帽子上，而不是简单地一系了之。诸葛亮看到了，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您不再有远大的志向了吗？做这些事就行了！”刘备非常尴尬，把帽子往地上一扔，自我解嘲道：“我只是借此不去想烦心事而已。”（第三十九回）

正史《三国志·蜀书·诸葛亮传》裴松之注也记载了此事，而且多了一句概述的话：“（刘）备性好结毬”，刘备生性喜欢用鸟羽、兽毛编织饰物，只是被诸葛亮批评后就再也不干这等事了。

除了爱编织、不写诗，刘备还是能写点应用文的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至少有三篇刘备的文章，其中书信两封，遗嘱一份，属于应用文范畴。

第二十六回“袁本初败兵折将，关云长挂印封金”写道，在战乱中，刘备关羽这一对结拜兄弟失散了，刘备在袁绍军中，关羽则在曹操同意了三件事后归附了曹操，相当于“有条件投降”。

这时，刘备出于对关羽的误会，也是为了激将关羽，写了一封致关羽的信托人给他，刘备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“备足下，自桃园缔盟，誓以同死。今何中道相违，割恩断义？君必欲取功名、图富贵，备愿献首级以成全功。书不尽言，死待来命。”

可谓言简意赅，理直气壮，声调铿锵，一句话回顾桃园结义事，一句话质问关羽为何违背誓约，最后两句是反激关羽，表示：“你既然这样不讲信义，我干脆死给你看，成全你的荣华富贵。”这可以看出刘备投石问路的策略和对关羽的心理战，但看不出他有文学才华。辞达意顺，文通句顺而已。

刘备的第二封信出现在第三十七回“司马徽再荐名士，刘玄德三顾草庐”，刘备第二次拜访诸葛亮，还是寻隐者不遇，只得借来纸笔亲手写下一封书信，表达自己的仰慕和真心，信中写道：

“备久慕高名，两次晋谒，不遇空回，惆怅何似！窃念备汉朝苗裔，滥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纲纪崩摧，群雄乱国，恶党欺君，备心俱裂。虽有匡济之诚，实乏经纶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义，慨然展吕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鸿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达，再容斋戒薰沐，特拜尊颜，面倾鄙悃。统希鉴原。”

这封信体现了刘备一定的文学才能，在行文上，是骈散结合，抑扬顿挫。“虽有匡济之诚，实乏经纶之策”对比强烈；“展吕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鸿略”比喻贴切，诸葛亮看到此处一定会非常受用；“备心胆俱裂”用笔夸张，但将自己匡扶汉室的心理根源表达得非常到位，是求短札的范本。

刘备的遗嘱出现在第八十五回“刘先主遗诏托孤儿，诸葛亮安居平五路”，全文如下：

“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后转生杂病，殆不自济。朕闻‘人年五十，不称夭寿’。今朕年六十有余，死复何恨？但以卿兄弟为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；卿父德薄，不足以效也。卿与丞相从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闻达。至嘱！至嘱！”

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全文记载了这篇遗诏。对比来看，可以发现罗贯中在小说中删除了刘备叮嘱刘禅兄弟学习的内容，也删除了刘备开的书单，这样就突出了刘备的警句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惟贤惟德，可以服人；卿父德薄，不足以效也。”这两句基本上是照录正史原文，只改了几个字。这是刘备的人生智慧和统御经验，流传千古，被无数人视为行动指南。

虽说罗贯中在塑造人物时有一定瑕疵，如鲁迅先生批评的：“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”，但是罗贯中并没打算将刘备写成文武全才，他没有将刘备的书信和遗嘱杜撰得绮丽多姿、洋洋洒洒，也没有像写曹操一样让刘备赋诗，《三国演义》中出自刘备的三篇应用文的内容大致与刘备“长厚”的性格相符，可以说罗贯中深谙虚构与剪裁之妙。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

《空山长啸图》

《空山长啸图》是明代画家唐寅创作的一幅纸本设色画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《空山长啸图》所画为一高士行吟于山涧峡谷之中。作者题诗曰：“清时有隐沦，衣冠阿谁肖。幽涧纳飞瀑，空山答长啸。”其意表现出一个宦海失意文人的惆怅，唐寅才华横溢，但命途乖蹇，画中高士，乃其化身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画上右侧，唐寅留下了“嘉庆九年岁次甲子八月奉圣子藏治晋斋臣永理慕承”字迹，即这幅画被清代永理成亲王收藏过。

唐寅(1470年—1523年)，初字伯虎，更字子畏，号六如居士，明代画家，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他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，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明代四大家(吴门四家)。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，从小聪明好学，诗文书画，无一不精。29岁时，他考中应天府(今南京)乡试第一名解元，自诩为“江南第一才子”。但在第二年的会试中，因好友科举舞弊案的牵连，被捕入狱，从此功名断绝。出狱后，唐伯虎性情大变，从此绝意仕途，潜心书画，终成一代大家。唐伯虎擅长画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。传世画作有《骑驴思归图》《山路松声图》《事茗图》《王蜀宫妓图》《秋风纨扇图》等。

1917年，28岁的刘文典被邀请到北大任教，从此走上了一条为学术而奋斗的励志路。

当时，北京大学人才济济，尤其在国学方面，包括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等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相比之下，刘文典显得默默无闻，他当时在北大教授《文选》和《先秦诸子》，但因为没有服人的专著，所以名气自然要逊色不少。

此时，刘文典还在《新青年》搞英文翻译，然而在当时的北大，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多的是，每个人都有厚厚的一本译著，所以，翻译方面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名气。刘文典的学问虽好，课也讲得不错，却得不到同事的认可，说白了，就是没有服人的东西。当时的刘文典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，于是，一向不服输的他决定要改变目前尴尬的现状。

思考了一段时间后，刘文典决定下苦功认真地校好一部书。经过多方比较，他把先秦诸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，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《淮南子》。一般来说，做学问关键得有研究用的书籍，而且还得是完整的孤本、善本之类，这样才能够出成绩。刘文典选书很讲究版本，这是受刘师培、章太炎先生的治学影响。钱穆先生当时就说：“刘文典看的书都是好版本，不是好版本他也不会看。”

众所周知，校勘古籍要求字字皆有来历，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刘文典在校对时从不假他人之手，他在当时致信胡适时坦诚相告：“弟目睹刘绩、庄逵



苏轼与腊八粥

■ 郭华悦

苏轼是大文豪，同时也是美食，这早已为人熟知。如今的美食，一旦和苏轼老师沾了边，立马身价倍增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可任苏轼一辈子过足了嘴瘾，但有一样美食却始终难以得偿所愿，就是腊八粥。

古代这腊八粥，看似粥，可不仅仅是粥，它还是拉拢关系的道具。古人过腊八，煮了一锅腊八粥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除了自己人吃，还得留着一点，送送亲邻好友。而官场上，这样的人情往来，就更是不可少了。

所以，无论百姓还是官员，每年的腊八粥，都得相互送，送得多，收到的也多。苏轼虽然文章写得好，嘴巴也够刁，能尝出真正的美食，但他不太懂人情世故，官场上屡屡遭贬。因而，年年的腊八，他家门前都挺冷清的。

不过，在这种冷清的气氛中，苏轼也有自己的“娱乐”——就是做腊八粥。当然，不是他自己动手，而是指挥别人做。美食家能尝遍天下美食，但自己的厨艺却不见得好，苏轼就是如此，别看他吃遍了大江南北，但对于厨艺，他知之甚少，但他热衷于当指挥。每年的腊八，苏轼都要指挥仆人们煮粥。火大了，小了，全凭苏轼一人之言；什么食材，该下多少，也是苏轼说了算。一整天下来，仆人们累得满头大汗，而苏轼也是口干舌燥。这样的通力合作，效果如何？看煮出来的一大锅粥，除了苏轼，没人愿意吃，这已然说明了一切。但苏轼对此，倒是不以为意，每年，他依旧乐此不疲地喝着自己“指挥”出来的腊八粥，暖意洋洋的。